

拉斐尔圣母像的和谐人性美

王 鲲

堪称大师的拉斐尔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人眼里无非是个画匠，他不象达·芬奇那样博学多思，也没有米开朗基罗磅礴的英雄气概和深邃的内涵。从孩提时代起，拉斐尔就只同线条和色彩打交道。他不停地着画素描、草图和油画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文化之所以能走出中世纪的美学概念，主要是通过对古希腊、罗马文化的研究达成的。当时的学者收集古文物蔚然成风，但是拉斐尔对于典雅的拉丁文却一知半解，连最简单的文章也难以通读，可是他提笔一画，便能创造奇迹。意大利各地的王公贵族争相收买他的助手和徒弟，只求买到他的一幅圣母像或者一张素描。一些枢机和主教以能请到他绘制壁画为荣，就连教皇也要当面奉承他几句。之所以如此，主要是因为他画艺高超。此外，他仪表堂堂、风度翩翩，既有才、又有貌，这使得他在意大利的文化和商贸中心城市罗马成了众人关注的目标，全城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。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王公贵族，都乐于和他交朋友，更期盼得到他的一幅作品。他每完成一件作品，都会成为大家争相追逐的对象，他是文艺复兴盛期最红的画家。

虽然他读书不算太多，年轻的拉斐尔却能够以非凡的智慧，洞见那个时代人们灵魂的深处，并且博采众长，以丰富的形式表现大众的审美趣味。14世纪以来，希腊、罗马文化在意大利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，拉斐尔用宗教的题材表现强烈的世俗情感，在精神上与大众达到了内在的沟通，他创造的圣母是基督教的美与古典美的统一体，展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。

《草地上的圣母》里，圣母是平民式的母亲，纯朴而善良，和蔼可亲，充满母爱与人情味。圣母的背景是优美的田园，令人陶醉其中。两个可爱的孩子在膝下玩耍，充满世俗的情趣和感染力，完全没有禁欲主义色彩。拉斐尔的圣母总是这样很巧妙地把崇高寓于在平凡之中。

很多人只知道拉斐尔生活得非常好，内心比较平和。因此，认为很少流露出超人的勇气和力量去表现伟大的灵魂，并认定他的画作虽然技艺精巧，却没

有深刻的感情和信念。

然而，拉斐尔的童年却是不幸的，母亲早早去世，使得他很早就失去母爱。父亲乔万尼是乌尔比诺宫廷的画师，深受时代风尚的影响，不仅精通绘画，还深谙建筑学，诗也写得不错，因而颇受乌尔比诺公爵的欣赏。拉斐尔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天天带着他去公爵府，让他同公爵少爷和公爵小姐们一起读书和玩耍，还教给他种种宫廷的礼节。而在他仅十一岁的时候，父亲不幸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。比较幸运的是乌尔比诺公爵夫妇把拉斐尔收为养子，让他住在公爵府，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受教育，公爵夫人更是处处关心他。拉斐尔后来之所以颇有贵族风度，与乌尔比诺公爵府的这段生活大有关系。不知是出于对于母亲的深切怀念，还是因为在乌尔比诺公爵府中备受公爵夫人和其他贵妇的宠爱，拉斐尔特别喜欢画圣母像，甚至他笔下的骑士也极富于女性的特征。他的圣母像清纯而又圣洁，兼容了青春的活力和温馨的母爱。

拉斐尔的圣母像越画越好，传播越来越广。佛罗伦萨的同行们便热情地邀请他去那里交流画艺。拉斐尔一到佛罗伦萨，浓厚的人文主义氛围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那里的大师们不仅精研传统技法，对于解剖学、生物学、光学、数学等在绘画上的运用也有独到的见解。他们不是为绘画而绘画，不是简单地再现社会生活场景，而是以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文化修养为根底，有意识地选取古代神话与宗教传说为题材，含蓄地表达自己的人生和审美理想。

拉斐尔天生一双慧眼，能在月光下分辨颜色，他的线条流畅而不狂乱，有若轻风吹拂，从总体上抓住某一瞬间，而这一瞬间就其内涵而言又无比完美。事实上，拉斐尔为了获得理想的艺术形象，不懈地观察生活，他在给朋友——学者卡斯季里奥涅的信中写道：“为了画一个绝妙的佳人，我必须观察一群。由于缺少活生生的模特儿，我不得不按我心中的想象来描绘。”（《巨人百传丛书——拉斐尔》）

有时为了创作一幅壁画，拉斐尔不得不选取第一个模特的手，第二个模特的头发，第三个的胸脯。

但这种理想化的形象,毕竟缺少生命真实感和女性特有的柔情。因而,这形象和他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,即便是作为许多女性最美好特征的集中体现,也不能唤起他太多激情。因而,他要寻找一个完整的、来自现实中的圣母的形象。

为塑造一个真正能唤起他激情的女神,拉斐尔经过追寻和良久思索,心中浮现出古希腊女诗人的名字——萨福——在他的心目中,萨福不是抽象的诗歌象征,而是活生生的人,真正的、有血有肉的女人,她将使单一的画面活跃起来。为此,他开始寻找现实中的萨福,他相信他能找到,因为萨福是一个世俗中的人而不是神。

罗马才女伊姆别利娅,美丽无双,多才多艺。拉斐尔为他的美貌、才情和善良深深感动,将她作为古希腊诗人萨福的原型画进梵蒂冈内殿的壁画《帕尔纳斯山》。面对拉斐尔,伊姆别利娅取出一串圆润的珍珠,高高举起,让灿烂的阳光照射这大海的珍宝。她此时的神态,像是在进行某种祭礼的女祭司。或许,萨福当年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洗手时就是这副神态吧?拉斐尔说:“伊姆别利娅小姐的完美将令萨福的形象生辉。萨福之所以不朽,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。她留给后人的不是美色,而是诗。”(同上)在他的眼里,伊姆别利娅是难以寻找的美的典范,她无比和谐的肌体有着最纯洁的灵魂和最完美的智慧。萨福就应当是这个样子。拉斐尔真正要画的不是伊姆别利娅,而是萨福那散发着的天庭与人世的和谐韵致,那种和谐、柔和而又有抒情意味的诗意之美。

如果说拉斐尔是为人类创造了众多美丽圣母的画师,那么马格丽特就是与他朝夕相伴的人间圣母。拉斐尔将她画成娇美而又清纯的天仙和精灵,寄托了他无限的深情。天真、纯洁而又美丽的马格丽特对拉斐尔无比忠贞,为他献出了自己的全部青春和爱情。而拉斐尔更把她视作无价宝,为她创作了许多艺术珍品。

马格丽特的鼻子或许稍微长了一点儿,嘴也显得稍大。可是眼睛则是然起烈焰的奇妙的黑炭——虽然马格丽特还有脖子柔和的线条、朝两边分梳的蓬松的秀发,可最迷人的还是眼睛。马格丽特是拉斐尔的色彩、阳光和空气。他如此强烈地爱她,能在想象中看到她眼神里神秘莫测的东西,他将之称为魅力。每当他捕捉住这神秘的东西并表现出来时,真是高兴极了。拉斐尔以马格丽特为模特儿画一幅《披纱

巾的女子》,他用一条象空气一样薄而透明的纱巾,搭在马格丽特的头上。当她用拇指勾住下垂的纱巾,而食指自然地压在胸前时,她的手似乎也变成了美丽的装饰品。轻轻飘动的纱巾烘托着莹白如玉而充满活力的青春肌肤,无论是戒指还是耳环,都没有胜过这闪耀着珍珠光泽的人体之美。他画中的明暗对比是如此奇妙,使她有一种超越时空的平静。拉斐尔发现,正是她的眼睛和嘴角现出淡淡的笑容,让她心态和表情在整体上产生了令人惊奇的和谐。这幅画中人的眼神显得神秘,表情中透露出一丝淡淡的愁绪,它既不是想象也不是回忆的产物,她同现实中成千上万人的面孔都不一样,蕴含着生命的活力!

经过这样长久的寻找和锤炼,现实中众多的“伊姆别利娅”和“马格丽特”为他孕育出美丽纯朴、和蔼可亲而充满母爱的圣母形象。

拉斐尔的圣母给人们带来宁静,他不制造疑虑,也不制造恐惧,他将一切都理想化、人性化,无论宗教还是女人、音乐、哲学、历史——甚至战争,他所呈现的都是协调。

拉斐尔《西斯廷圣母》中的圣母,虽然不同于过去天伦之乐型的圣母,却也是可以让人们亲近依靠的圣母。画中,圣母抱着圣婴缓缓地向着人们走来了,她不仅只是绝对美的观念、更是能让人们在她身上哀哭的母亲。

拉斐尔所生活在朱力阿斯二世教皇独断好战、社会动荡的时代,艺术家的命运也变幻莫测。当时流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,主张美是不生不灭的永恒,在艺术中表现为追求理想的美。而在拉斐尔等人文主义画家的艺术创造中,更为重视的是对生活中的美的发现,在他们描绘的艺术美中都具有现实的美感。他塑造的圣母,就是这现实美的代表。

拉斐尔在创造圣母时,总是极力追求美丽、幸福和完美,并更多地具有母亲和情人的精神气质和形象,成为后来的古典主义画家们不可企及的典范。他笔下的女性独具古典意味的秀美、圆润及柔和的风格,代表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趣味,也是对人的本性的赞美和歌颂。

(作者单位 山东财经大学[筹])

责任编辑 韦平